

安国药王庙考

★ 张瑞贤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 北京 100700)

关键词:安国药王庙;皮场庙;药王

中图分类号:R 2-09 文献标识码:A

李振清《药王史话》记载:1958 年 8 月 5 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临河北安国视察农业,在去县委机关的途中,经过药王庙。毛泽东主席问陪同的县长:“你知道这里的药王爷是谁吗?”见他答不上来,毛泽东主席幽默地说:“你这县官管人不管神呀!”略停片刻,又说:“全国药王有几个,祁州的药王叫邳彤,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二十八宿将之一。”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毛泽东主席的渊博学识所折服^[1]。

地处华北的安国是我国著名的药都,其药材的生产和贸易源远流长。殊不知,安国药材贸易的兴旺与药王庙有着密切关系。

安国的药王庙是怎么回事呢?据《安国县志》记载^[2]: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弟秦王赵廷美患病,遍邀名医,皆未能治,便贴皇榜寻医。一日一医揭榜进宫,自称祁州南关人氏,取药丸数粒,让秦王喝下。秦王用药后病愈,便派人追医致谢。医以为惹祸,自缢身亡。宋廷就说是祁州南关的“皮王神阁”神显灵治愈了秦王的病,重建庙宇,广为宣扬。从此“皮王神阁”香火渐盛,逐步形成药材交易会。据说,安国的药王庙在北宋的宋徽宗和南宋的宋度宗时分别受到皇帝的封号,为封灵显侯、灵显公和明灵昭惠显祐王。因此安国的当地人总说,各地都有药王庙,只有安国的受过皇封。关于药王的传说在当地还有不同版本,虽略有差异,但大致如此。

因为疑点很多,关于安国药王庙的口头文学很难成为信史。流传中的主要疑点有以下:

- (1)皮场王是谁?
- (2)邳彤怎么成为药王的?
- (3)宋代是否真有“皇封”?

在安国,有许多关于药王的传说,版本不同,略有差异。

当地的地方志和药王庙的碑铭记载。

关于药王——皮场王——邳彤的记载有许多短缺,是靠文人的附会和民间的传说弥补的。

1 安国当地有关药王庙的记载

据文献资料载,药王庙内原有石碑达数十通,牌匾数百块。至“文革”后,庙内碑、牌匾所剩无几。而所幸药王庙文管所、县档案局尚存明、清、民国间碑文拓片十余贴,牌匾铭文百余。1996 年出版的《安国县志》录入了 9 通,依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分别为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万历二十五年

(1597)、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启二年(1622)、清嘉庆九年(1804)、同治四年(1865)、光绪六年(1880)、光绪六年(1880)、中华民国二年(1913)的石碑。

其中有些内容有助于了解史实。

1.1 “药王”事迹 据现存最早的成化二十二年“重修皮场祠记”碑铭中有关“皮王”的赞辞载:“系宋之时兮,云有秦王。遭殃疾十身兮,坚隐膏肓。医巫举莫疗兮,心欲狂。神忽感于梦寝兮,挚厥伤。分刀圭于青囊兮,药其疮。厥疾遂愈兮,安且康。遣使踪其异兮,名遂扬。”碑铭中所称“神”即皮场神,是祁州的灵神。碑铭所记的即皮场神在宋初显灵的故事。除上述称颂外,还有“庙食迄今兮,卫民之殃。闻声救苦兮,捷于影响”。此为现存文献关于安国“皮神”故事的最早记载,说明“皮王”在后世也经常显灵,为民治病。

万历二十六年的“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祠记”中记载,新任太守张应征询问左右金事有关皮王庙的来历,得到的回答是:“父老传言,前朝有秦王遭疾,诸医莫疗,适一医后至,供药数丸而愈。问其姓名,对曰:祁州南关人也。遣使即其地访之,始知为神,嗣是以医鸣于宋”。

天启二年的“新建皮王神阁碑记”记载更有意思,说有衲子(和尚)请姜熊兆为新碑撰记,据说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居民马自贵母病,几不起,诣神祈安,母中夜恍惚梦神授之剂,觉而沉痾顿减,厥明乃疗。”于是决定铸神像,供香火。但和尚对丁“皮神”一无所知。丁是姜熊兆核查《祁州志》中有太守童信之的《皮场王传》,始知原委。而该书已记载了皮神“宋建中靖国元年封灵显侯,寻改侯为公,咸淳六年又加封为明灵昭惠显祐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同治四年以前的碑铭中都没有称“皮王”即药王,更没有说他就是邳彤将军。

1.2 药王庙始建时间 成化二十二年“重修皮场祠记”载,据王吉、申端称:“皮场为州之灵神,祀典虽不列,而前朝封制具存。”“前朝封制”四字值得注意,是知至少明初皮场神已列为官祀。可见皮场庙在明成化以前已有一定历史了,而万历二十五年“勒封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新碑记”明确指出该庙“建自成祖文皇帝”,应是明初朱棣在位时,即 1403~1424 年间。

清嘉庆九年的“重修皮王阁神碑记”记载“夫庙宇之建,肇于宋,扩于明,而当庙宇未建之先,旧有皮王阁一座,在今庙之右后北偏南向,上下六间,外有围墙、大门,虽与庙连,别

为一院,盖皮王之故宫也。”照此说,宋代建庙之前已有阁。

十三帮成立后,河南彰德府武安县的药材商人又联合成帮,清同治四年新立碑记中也称:“祁州南门处,旧有药王庙一座,奉祀明灵昭惠显祐王。相传神自有宋时以医术鸣世,多所存活。迨后遇有沉痾,医治莫效者,祈祷顿瘳。神之惠济苍生者不胜俚指,土人建庙祀之,自有宋而元而明,迄今国朝,历数数百余年之久,未尝或废。”说明在此时皮王显灵治秦王的故事在安国已经流传甚为广泛了。

根据安国民间传说,山东帮在十三帮中是一小帮,想借助当时宰相刘鏞题匾以提高地位。当其他帮的题匾都已挂满庙宇,刘鏞迟迟不题。山东帮前去催促,刘鏞不慌不忙地说:我的这个匾肯定压住其他各帮。原来他题了个“药王庙”,只能挂在庙宇最显眼处。根据这个故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把皮王神阁说成是药王庙呢!

1.3 药王是谁 综上,可以发现,“皮王”的称谓出现最早,早在宋代至迟在明初已有。而药王的称谓是在清初才出现的。但皮王(药王)是谁呢,还不是很清楚。

尽管天启二年的“新建皮王神阁碑记”的作者姜熊兆已对皮场王产生疑问:“予思神挟岐黄之术,疗人于幽寐中,其事甚奇而不经见,尝窃疑之。至问其出处、名号,纳子不详也。问其显灵于何时,纳子又不详也。”但未追问下去。

文献所及,最早将邳彤与皮场王及药王联系在一起,见于乾隆《祁州志·卷三·建置志》:“汉将邳彤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在南关。按王本本土神,自宋迄今,以医显灵,有疾者祷之立愈。相传先朝有秦王有疾,诸医莫疗,一医后至,进药数丸,立愈。问其姓名,对曰祁州南门外人也。遣使即其地,始知为神,诏立庙祀之。宋建中元年封灵贶侯,后改封公,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祐王,建庙临安。国家凡有灾殍,辄遣使祷之。之文有曰:医之所难者,神能疗之。又曰:肇迹东京汴梁,显灵河北,厥贶甚大,盖御灾捍神患也。”^[3]

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祐王庙碑记”对药王是谁作了考察:“祁之崇祀药王也,自宋迄今而独隆于当代,赫声濯灵,历久弥光,甚盛典也。惟旧存碑碣均未详其巅末,识者憾焉。考之邑乘,王为光武时二十八将之一,邳姓彤名,邑之南关有王之故墓在,遂祀焉。宋建中初封灵贶侯,寻封公,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祐王。”这是现存碑铭中最早将汉将邳彤指为药王者。

同年傅金科、卜兆普等在“重修明灵昭惠显祐王庙碑记”中也提出了疑问,并作了更多的考证,“以王崇祀吾祁也,其由来不可考。据邑乘所载,为东汉灵寿侯邳太常,宋初封公,寻封王,庙之前有墓存焉。按汉书,王信都人,则我祁之祀之也,说当不谬。独是王不以医名而祠以药王祀之,抑独向欤?其王固精于医而史乘未记,而史乘所记称其大而略其细欤?《礼》云: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王佐光武成帝业,清莽室妖气,以勘河北之乱,宇宙雍熙,人后获享太平之福,厥功亦伟矣!所谓泽加于时德重后世考非欤?然则数千百年之俎豆馨香,王固有予人以不待详而实予人以不详之详详考。是为记。”^[4]

以上虽然将邳彤与皮王、药王联系在一起,但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据。

2 有关皮场大王的记载

明代的皮场庙。历史上,在明代各地都有皮场庙,明初朱元璋当上皇帝,他非常痛恨贪官,在各地的皮场庙杀贪官。

宋代也有皮场庙,与明代完全不同。宋代皮场庙已有明确的治疗疾病的记载。但宋代皮场王的说法也已不一致,而安国的皮场庙记载阙如。

在明代,提起皮场庙,人们想到最多的恐怕不是药王,而是血淋淋的酷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因此他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也恨入骨髓。他当皇帝后,对贪官污吏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惩治手段。

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将皮剥下,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吏服刑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这是明代皮场庙之本意。

根据《孤树哀谈》等野史的记载,每一地的土地庙都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凡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边,以警告后来的官员,“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林,沃以沸汤,以铁帚刷去皮网;有梟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杉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场出;有剥皮剥脏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正大愍之辟也。”^[5]

当然,明代所说皮场也不仅只于剥皮场。安国的药王庙碑铭中有 4 通是明代的,有 2 通直称皮场的,并称皮场王为“州之灵神”。这里显然是对当地土地的崇拜,与明初的剥皮场不同。

皮场信仰并不起自明代,宋代时皮场大王的信仰已很盛。据文献记载,在宋代的都城开封、杭州,以及苏州、相州等地皆有皮场庙。

2.1 开封 《文献通考·郊社考》二三也记载:“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封皮场土地庙神为灵贶侯。其后累封明灵昭惠王。”^[6]按此条记载,则明灵昭惠王乃北宋以后所封者。

南宋《咸淳临安志》中有一段记文是北宋政和乙未(1115)周秋关于皮场庙历史的一段记述:“曩自天师偶到衡阳,遇耆老曰,言此间有炎帝,神灵甚盛。遂入祠,视圣像古迹。耆老乃古神农皇帝。于三皇时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义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种采药,至今于世,极有巨功。天师闻言,图画圣像,奏大汉光武皇帝,于建武辛未四月十九日,降旨建祠于宇古洛之东。后因河北妖人张角邪逆,攻陷邢城,向望相州。皮场镇之人,虔诚祈祷,雨雪并下,杀贼定乱,护国显灵。献帝赐号曰‘皮场’焉。殆唐朝正(贞)观戊申岁戊午月丙子日,应梦见祥,遂立祠长安。至五代朝,开寇助顺,具有神迹。由是显德戊午岁乙丑月四日甲戌,重建庙于汴东京显仁坊。暨我宋列圣褒扬累封,整肃庙祀,亦惟神之助国安民,昭格威灵,不可殫纪。盖与圣朝天长地久,用溯亿万万丕基,厥功大矣。而圣天子之钦崇亦至矣。皇乎休哉!政和乙未岁戊子月十有三日丙辰,左朝奉郎权发遣荆北路提点刑狱公事飞骑尉借

排银鱼袋周秋记。”^[7,8]周秋的详细记述明确了几个问题:(1)供奉的是古神农。(2)初建庙于东汉以前的衡阳,汉光武帝刘秀降旨在洛阳建祠,但建武未有辛未,当有误。(3)汉末迁到相州的皮场镇,显灵护国,献帝(公元190~220)赐名“皮场”。(4)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二年(649)显灵,在长安立祠。(5)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五年(公元958)在开封的显仁坊建庙。

南宋洪迈《夷坚志·甲》“皮场大王”条载:“席旦,自晋仲,河南人。事徽庙为御史中丞,后两镇蜀,政和六年,终于长安。其子大光(益)终丧后调官京师。时皮场庙颇著灵响,都人日夜捐施金帛。大光尝入庙,识其父殁时一履,大惊怜。既归,梦父曰:‘我死即为神,权势甚重,不减在生作帅时。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与汝。’大光悸而寤,闻扣户声甚急,出视之,数卒挽一车,上立小黄帆云:‘皮场大王寄席相公三白贯。’乃真铜钱也。”^[9]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记载:“皮场公庙:在城内东北隅。相传皮场土地,主痲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场公即郑大夫子皮也。代父子展为上卿,执国政。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父命,饷国人粟,户一钟。郑人德之,立庙以祀之。而汴城距郑不远,故亦庙祀焉。”^[10]

清代周城《宋东京考》引述了诸家对皮场庙的记载:“皮场公庙:在城内东北隅。《紺珠闲录》:皮场宋时即建于贡院之右,在万寿观之晨华馆。建中靖国元年,传闻皮场土地主痲疾之不治者,诏封为灵贶侯,不知何义。今浙省皮场庙,亦以神医活人。为示显异,神像以神农为主。俗传是明太祖处治赃吏剥皮场,恐非是。然‘痲’医何以误为‘场’字?宋置庙何以与贡院为邻?士人试礼部者,皆祷于庙,更不知何取?”^[11]《宋东京考》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皮场公庙的地址在开封城内东北隅万寿观之晨华馆。(2)皮场公为当地的土地爷。(3)皮场公因治痲疾,被徽宗封侯封王。(4)皮场公庙与贡院毗邻士人临考科举,皆去祈祷。(5)一说皮场公为郑大夫子皮。

宋·楼钥《攻媿集·北行日记》中有金代皮场庙的记载:“入东京城,改曰南京。皮场庙甚饰,虽在深处,有望柱在路侧。各挂一牌。左曰‘皮场仪门’,右曰‘灵应之观’。”^[12]

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市市区中部有一条大袁坑沿街,明代此街一带有“富乐院”,内有教坊乐妓,明末毁于洪水,成为大小两坑,邻近街道称院坑沿街,清代称袁坑沿街,1949年称大袁坑沿街,此街就是北宋时皮场庙的遗址。据《如梦录》记载:“大街向东,有皮场公庙。向南,三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今院坑沿街,皆其故地。俗讹为园坑沿街。

2.2 杭州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四“东都随朝祠”记载了杭州药王庙的情况:“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自南渡时,有直庙人商立者,携其神像随朝至杭,遂于吴山至德观右立祖庙,又于万松岭侍郎桥巷元贞桥立行祠者三。按《会要》云:‘神在东京显仁坊,名曰皮场土地祠。政和年间赐庙额,封王爵。中兴,随朝到杭,累加号曰明灵昭惠慈祐王,神妃封曰灵婉嘉德夫人、灵淑嘉靖夫人。’按庙刻云:‘其神乃古神农,于三王时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义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种采药,至今于世极有神功,两虎奉二十四仙医使者是也。自汉、唐至今,歼寇助

顺,具有圣迹,不可殫纪。’”^[13]《梦粱录》说明了以下问题:(1)惠应庙即东京皮场庙,其神像是直庙人商立在南渡时带到杭州的。(2)除祖庙外,另立三座行祠。(3)到杭后,对皮场王的封号还在增加,连夫人也授封。(4)供奉的仍是神农。

南宋《咸淳临安志》“东京旧祠”:“惠应庙:即皮场庙。在城中者四所:一吴山,一万松岭,一侍郎桥,一元真观。按国朝《会要》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封灵贶侯,崇宁元年三月封公,四年闰二月封灵惠王,七月加封灵惠显通王。十月封其配灵婉夫人,十一月改封灵淑夫人。大观元年十一月改封明灵昭惠王,三月赐额‘显灵应感庙’及殿名曰‘享诚昭福’。政和五年七月改赐额曰‘灵应’。南渡初有商立者,携其像至杭,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祠。都人有疾者,祷必应。盖以其为神农云。绍定四年九月,祠毁,圣像俨然独存。理宗皇帝赐度牒绫帛,命即故址创庙。咸淳五年八月,寿和圣福皇太后降钱修葺,十一月王加封显祐,灵婉加嘉德,灵淑加嘉靖。”按《会要》:神妃初封灵婉,未几改封灵淑,止是一神。加封之际,乃误为二小君,各给赞书。盖有司止据巫祝之言,不复考订耳。”^[14]《咸淳临安志》除上述外,还说明了以下问题:(1)徽宗时曾六次追封皮场王,夫人也有两次封赠。因此还闹出了南宋以后皮场王有一妻一妾的局面。(2)理宗时又有加封。

宋代王栻《燕翼诒谋录》记载:“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相传皮场土地,主痲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诏封为灵贶侯。其后累封明灵昭惠王。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夷坚志》中还记载了杭州皮场大王显灵的事情,在“皮场护叶生”条载:“皮场庙在临安西湖者,其威灵不减汴都。处州士人叶生游国学赋,性若痴昏而诚敬在心。事神竭力每月朔望必一往拜谒,无问于寒暑风雪也。因省试下第无聊,念归,而囊无一钱可动。谓同舍口:‘吾困穷无策,明日当祷皮场乞三万钱。’众相与嗤笑。及还,有喜色,曰:‘卜之杯珓,既许我矣,明日当得之。’众曰:‘如何送来?’曰:‘殆不可知也。’明日兀坐薄晚,有近郡太守倩邻斋指名以百千。”^[15]“秀川外科张生,本郡中虞侯,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痲疽异方》一册,且海以手法大概,遂用医著名,俗呼为张小娘子,又转以教厥夫。”^[16]

据载清代杭州的惠应庙屡遭火灾,同治十年(1871)杭州四大药商叶种德堂、张同泰、方回春、许广和重建该庙,改名“药皇庙”,在原皮场王的塑像两边各塑了神农像和天医像。直到近代此庙还成为当地医药活动的一个场所^[17]。

2.3 苏州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一五转载了宋·楼钥《攻媿集》后记载:“余寓吴下,见盛家滨有皮场大王庙。始不知何神,后闻杭州亦有之。考之《西湖志》,乃得其姓名。神姓张名森,相州汤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鞣蒸渍产蝎,蜇人辄死。神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宋时建庙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此为庙。今观楼氏所记,则显仁坊之庙至金时犹在。且赫然如此,又有灵应观之名。今吴下皮场庙湫隘甚矣。杭州吴山,则未知尚有此庙否?”^[18]

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六记也记载了此事,在“痲医”条

有皮场大王之祀：“余在姑苏，偶一日过盛家浜，见一小庙，榜曰‘宋敕封皮场大王庙’，不知其何神也。后见《夷坚志》云：‘秀州外科张生，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痈疽异方》一册。’疑皮场大王，乃疡医所奉。后又见《留青日札》云：‘行都式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六年，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灵贶侯。’益信前说不谬。然所云皮场，即皮剥所。终不得其说。及至诂经精舍，观《西湖志》祠字门，载惠应庙，在吴山至德观右。引《西湖游览志》云：俗呼皮场庙，有神张森，相州汤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鞣，产蝎，蜇人辄死。神时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庙，额曰惠应。咸淳德祐，累封王爵。两庑绘二十四仙医，相传佐神农氏采药者也。观此，然后神之名氏，及建庙始末，厘然可考，即皮场二字，亦得其解，他日归苏寓，遇吴中父老，当更证之也。”^[19]

俞樾的两段文字是他对苏州盛家浜皮场庙的考证。

俞樾所引的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在介绍杭州吴山至德观右的惠应庙时说：“俗呼皮场庙。相传有神张森，相州汤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鞣。蒸溃产蝎，蜇人辄死。神时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氏，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汉建武间守臣以闻，遂崇奉之，旁邑皆立庙。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庙，额曰惠应。咸淳、德祐，累封王爵。两庑绘二十四仙医。相传佐神农氏采药者也。”^[20]

以上记载可看出，皮场庙出现的顺序为衡阳、洛阳、相州、开封、杭州、苏州，至于祁州的出现显然要晚于以上各地。

至于皮场大王的身份，在宋代已不确知，以神农氏的说法最古老，但也漏洞最多（如三皇及妃子需要后代皇帝加封吗？神农能做土地吗等等），了皮、张森确有可信之处，他们做为土地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席旦就过于荒诞了。虽然后世有邳彤的记载，但缺少必要的文献依据，显然会晚一些。如上所述，“肇迹东京汴梁，显灵河北”。

3 宋代出现安国药王庙的空气与土壤

在宋代城隍与土地崇拜流行全国。

邳彤作为安国地面上最有名气的人物，被“选举”为土地。

推测：安国原有邳彤祠，后引进皮场庙，后二者合一。

宋代皇封的药王扁鹊。

3.1 安国的土地祠 安国的药王庙原为当地的土地祠，它极有可能是从宋代出现的。《药王考与郑州药王庙》所引乾隆《祁州志》卷三《建置志》就明确说明：“汉将邳彤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在南关。按王本州土神，自宋迄今，以医显灵。”

土地崇拜的起源是来自人们对土地能够生长五谷，承载万物，养育百姓的认识，主要是从它的自然属性出发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这种自然崇拜便转变为人格神崇拜。

到了宋代，土地庙崇拜十分普遍，各地的土地庙如雨后天春笋般的长了出来。这时的土地庙已经成为一方的守护神，

各个州县都有自己的土地庙，甚至小到一家旅店，也可以有“本店土地”。从文献上看，从宋代起，无论城乡、学校、住宅、寺观、山岳都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土地庙，几乎是有人烟之处，便有供奉土地的香火。宋代朝廷也对一些土地庙加以封号。与其他神祇相比，土地与人民更为接近，因此人们把各种实现不了的愿望都寄托给它，希望它保佑五谷丰登、家宅平安，攘病免灾，添丁进口，六畜兴旺。

按照当时世俗化的标准，宋代的百姓往往还为土地公公配上土地婆婆。如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五《榷货务土地》中已有“临安土地之夫人”的记载。

宋代有些地方祠是历代的忠臣义士祠庙，如南宋临安太学的土地神是岳飞，因为太学所在是岳飞旧居，而“鄂州土神，亦系岳鄂王”^[21]，因为岳飞平反后封王于鄂州。

如上所述，北宋东京显仁坊的皮场庙即是当地土地神祠，极有可能供奉的是郑大夫子皮；而皮场庙的命名可能是在东汉末的相州，因皮场镇而得名，而当地的土地极有可能是相州汤阴人张森。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宋代各地纷纷建立土地祠的情况可以推断，大概在这一时期，作为北部边民的安国百姓也不能不为自己选取一位守护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后汉书》有传，初为王莽部下，后为光武帝刘秀二十八员武将（后人附会为二十八宿）之一，以功封灵寿侯。虽不是安国人，但距离不远，且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在安国历代名人中，邳彤声名显赫，武功卓著，“当选”为本地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

3.2 宋代的造神运动 在中国古代史上，造神活动从来没有中止过，而宋代更是突出。层出不穷的形形色色的神，给古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很大的影响。举影响较大和与医药有关的妈祖和吴李为例。

妈祖是宋代造神的典型。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妃娘娘、天上圣母。中国旧时神话传说中的女神，东南沿海及台湾、琉球等地所奉的航海保护神。

妈祖的奉祀起于北宋。记其事最早的有宋人李俊甫《莆田比事》等。相传妈祖姓林名默，为莆田湄州人，年二十八死于海上。其后不久，关于她显灵救助海难的故事就出现了。《咸淳临安县志》卷七十三《顺济圣妃庙》条引丁伯桂所作《庙记》曰：“神莆田湄州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歿，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也。莆海有堆，元祐丙寅（1086）夜现光气环，堆之人一夕同梦曰：‘我湄州神女也，宜馆我。’于是有祠口‘圣堆’。宣和壬寅（1122），给事路公允迪载书使高丽，中流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于橹，获安济。明年（1123）奏于朝，锡庙额曰顺济。绍兴丙子（1156）以郊典封灵惠夫人。”妈祖救助航海船只的传说从此不绝。妈祖不但受到渔民和其他群众的爱戴，也受到了两宋皇帝的重视。两宋敕封凡九次，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由夫人进爵为妃，敕封字数已达“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助顺显卫英烈”共 14 字。

保生大帝也是宋代造神的一个成果。保生大帝姓吴名本，一称大道公，吴真君。福建泉州和台湾闽南籍人民所奉的地方守护神。

吴李是泉州同安县白礁乡（该县属龙海县）人。相传他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悬壶济世，凡前来求医的

人,无论贫富,都认真诊治,药到病除。他生前救助过许多人,更可贵的是他为人廉洁,备受群众爱戴。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他在白礁乡上山采药时,不慎跌落深谷,以致受伤致死,群众悲痛万分,安葬了他,并在白礁乡建庙奉祀。清同治十年《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三云:“乡人肖像祀之。水旱疾疫,款谒如响。部使者以庙额请,赐名‘慈济’。”后来,厦门、漳州以及台湾台南县学甲镇民间也纷纷画像、立庙,名为慈济宫。台湾学甲白礁乡慈济宫建于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供奉慈心济世的医生吴本,并把其生前所著本草的书,定名为《吴本本草》印刷刊行以作为永久纪念。

皮场王虽不能说是宋代造出来的,但在宋代确实影响较大。以至在南渡时,商立竟把神像带至杭州,并建了四座祠庙。会不会也有好事如商立者在这时也把神像背到安国呢?《梦梁录》中引文“其神乃古神农,于三王时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义勇烈之上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种采药,至今于世极有神功,两虎奉二十四仙医使者是也”。所描述的正是(被皮王化了的神农)信仰流布的情形。

从以上的各种资料可以发现,在清乾隆以前并未发现将皮场王与邳彤说成一体者,但由于皮场王确指是谁本来就不很清楚,或者还有其他原因,皮场庙与邳彤土地祠合二为一了。

3.3 郑州扁鹊药王庙 许希是宋代著名医家,《宋史》有传。记载:“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数进药,不效,人心忧恐。冀国大长公主荐希,希诊曰:‘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左右争以为不可,诸黄门祈以身试,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器币。希拜谢已,又西向拜,帝问其故,对曰:‘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乎?’乃请以所得金兴扁鹊庙。帝为筑庙于城西隅,封灵应侯。其后庙益完,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宋史》卷四六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许希的这段故事在宋代许多笔记中有载。扁鹊是正史中有载的第一位朝廷筑庙敕封“灵应侯”的医家。这段事迹也与安国的药王庙故事颇有相通之处。

在邻近安国的任丘县郑州是扁鹊的故乡,那里的扁鹊庙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建庙了,而且香火不断,在明代就已经称为“药王庙”了。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郑州药王庙。王即扁鹊,州人也,封神应王。”

据郑金生考证,清初以前,郑州药王庙会很是繁盛,有“天下大庙属郑州”、“北京城里人全,郑州庙上货全”之说。后因康熙年间的几次大火,官府禁止在郑州继续举行庙会,于是药材交易的中心移至安国,以安国为中心的药材生意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发达起来,因此有“先有郑州,后有安国”的说法^[22]。

通过上述资料分析:(1)南宋时在杭州等地也相继建祠。此时极有可能在安国也建了皮场神阁。(2)宋代大建城隍与土地庙,皮场庙即是开封、相州等地的土地祠。估计此时,在安国也有了土地祠,供奉的是安国的名人邳彤。(3)不知什么时候,安国的皮场祠与土地庙合二为一了。(4)安国的邻县有药王庙和大型药材交易市场。清初中心转移至安国,皮场祠与土地庙与药王庙又合并了。

需提请注意的是宋徽宗的诰封,决不会是加给各地皮场土地神的,受封者必是某一个人(神),但肯定不是邳彤,周秋说东汉封炎帝事固不可信,但此是北宋有关皮王是谁的唯一文献,其以神农为皮王应有一定的可信度。据推测在宋初以医术显灵者实是相州皮场土地庙中的神农(土地庙中往往祀有多种神祇,有神农也是可能的)。终北宋一代,此神(被皮王化了的神农)皆极为朝廷、民众所信仰,至徽宗尤重鬼神之祀,乃慎重加封,其风气至南渡后尤烈,因于临安建庙,并加封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皮王中神农的影子渐淡,转由“皮”字演化出郑大夫子皮,或皮场张森。影响所及,南宋或宋以后,各地的土地也以医药归奉皮王,安国的邳彤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当明清之际安国药市的建立,邳彤乃以汉代名将——本方土地——皮王——药王,成了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药王”了。

实际上,至今关于安国药王庙的药王是谁已经并不重要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而安国的药王庙还更是药材经营的标志,是药商竞争与凝聚的物化对象。

参考文献

- [1]李振清.药王史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扉页
- [2]河北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第七编·药业[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322
- [3]吕超如.药王考与郑州药王庙[M].实学书局,1948.
- [4]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027
- [5]李默辑.《孤树泉谈》中国科学院藏明刻本[M].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240小说家类,济南:齐鲁书社,1995.182
- [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二·杂祠淫祠[M].见:四库全书·史部·三七〇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612
- [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东京旧祠·惠应庙[M].见: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4011
- [8]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M].道光庚寅振绮堂刻本.7
- [9]宋·洪迈.夷坚志·甲志[M].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清光绪间,清未重印,16册。
- [10]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一·祠庙庵院·皮场公庙[M].见:四库全书·史部三四五·地理类,3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587
- [11]周城.宋东京考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8.272
- [12]宋·楼钥.攻媿集·北行日记[M].见:四库全书·集部,11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 [13]宋·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130
- [14]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东京旧祠·惠应庙[M].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见: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1版,4011
- [15]宋·洪迈.夷坚志·壬卷四[M].铅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1927)
- [16]宋·洪迈.夷坚乙志·卷五[M].铅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1927)
- [17]董志仁.天医与药王[J].光华医药杂志,1936,3(10):28
- [18]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五[M].见:笔记小说大观·第34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4.93
- [19]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M].见: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4.35
- [20]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M].见:四库全书·子部地理类,5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585
- [21]两浙金石志卷12,宋敕赐忠显庙牌碑。
- [22]郑金生.中国历代药王及药王庙探源[J].中华医史杂志,1996,26(2):65

(收稿日期:2005-03-19)